

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Textbook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US-East Asian Relations

美国与东亚关系导论

张小明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美国与东亚关系导论

张小明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与东亚关系导论/张小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1-18099-0

I. ①美… II. ①张… III. ①美国-对外关系-东亚-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D8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5277号

书 名: 美国与东亚关系导论

著作责任者: 张小明 著

责任编辑: 徐少燕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099-0/D·274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 刷 者: 河北滦县鑫华书刊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5印张 267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言	(1)
分析框架	(1)
历史进程	(5)
分析概念	(8)
分析层次	(11)
第一章 美国参与对东亚国际体系的冲击	(15)
第一节 现代国际体系的产生与扩展	(15)
第二节 东亚朝贡体系遭遇外来挑战	(17)
第三节 美国兴起和面向太平洋	(18)
第四节 美国商业冒险家开启美国与东亚关系	(20)
第五节 传教士与美国在东亚的“使命”	(23)
第六节 19 世纪美国在东亚的炮舰外交	(37)
第七节 19 世纪美国的东亚移民	(44)
第八节 美国在东亚领土扩张的前奏:在太平洋的领土扩张	(47)
第九节 19 世纪美国在东亚的形象	(49)
小结:两种国际体系的撞击	(51)
第二章 美国与列强主导的东亚国际体系	(55)
第一节 美西战争和美国在东南亚的领土扩张	(58)
第二节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中国民族主义兴起	(62)
第三节 美日矛盾的形成与发展	(71)
小结:美国成为东亚地区国际体系中的主角之一	(82)

第三章 美国对东亚国际体系的重塑	(84)
第一节 美日战争的起源	(85)
第二节 中美联合对抗日本	(91)
第三节 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战争	(97)
第四节 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和日本无条件投降	(99)
第五节 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重新塑造	(101)
小结:美国与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重塑	(102)
第四章 美国与东亚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	(105)
第一节 冷战的起源及其扩展到东亚	(105)
第二节 美国和中国:从盟友到敌人	(108)
第三节 美国和日本:从敌人到盟友	(114)
第四节 朝鲜战争与美国和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	(126)
第五节 美国与台湾海峡危机	(135)
第六节 美国和越南战争	(137)
第七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影响	(143)
小结:两极格局中的美国与东亚关系	(150)
第五章 冷战后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与美国	(152)
第一节 冷战的结束与国际体系的变迁	(152)
第二节 美国与“崛起”的中国	(155)
第三节 美日同盟的强化	(174)
第四节 美国与朝核危机	(179)
第五节 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184)
小结: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与美国和东亚关系的调整	(189)
第六章 美国与东亚区域合作	(192)
第一节 有关区域多边合作的理论	(195)
第二节 东亚地区多边主义或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	(199)
第三节 东亚地区多边主义等同于“东盟方式”?	(210)
第四节 美国对东亚区域多边合作的基本态度	(213)
第五节 美国与东亚地区多边主义实践	(215)
小结:美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	(225)
结论	(229)
后记	(232)

导 言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历史演变,也就是美国与东亚之间互动关系的发展轨迹。美国和东亚关系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时间跨度很大的研究问题,笔者很难在这么一本导论性的书中对此给予全面与详尽的描述与分析。实际上,不同的人在论述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时候,往往会采用很不相同的分析视角,并得出不尽一致的结论。

分析框架

笔者拟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也就是从地区国际体系或者地区国家体系变迁的角度,来探讨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也就是说,本书将着重分析美国与东亚国际体系变迁的相互关系。这是贯穿本书始终的一条主线,也是笔者描述、解释和理解美国与东亚关系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谈到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我们首先有必要界定国际体系概念的含义。实际上,有关国际体系概念的定义多种多样,学者们迄今对此尚未达成共识。^① 一般认为,国际体系就是“相互之间有一些交往与互动关系的国家所构成的一个集合体”,或者说是“国家间关系的格局”^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国际体系便

① 刘鸣著:《国际体系:历史演进与理论的解读》,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 页。

② [英]赫德利·布尔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 页;[美]小约瑟夫·奈著:《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七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 年版,第 45 页。

等同于国家体系,其存在的前提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国际关系“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①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把“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和“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或“国家社会”(society of states)两个概念加以严格的区分,认为只要国与国之间进行经常性的交往,而且它们之间的互动足以影响各自的行为时,国际体系就产生了,而国际社会的形成还需要国际体系中的一系列国家受一套共同行为规范和制度的制约,即“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②。

笔者接受国际体系主要是由相互交往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集合体之定义,或者说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成员,但认为国际体系成员应该不能仅限于国家,更不能仅限于现代主权国家。与此同时,笔者也认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这两个概念有时可以不必进行严格区分,因为实际上只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进行交往,它们或多或少会受某种共同的行为规范的约束,从而构成一个社会,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③。实际上,赫德利·布尔本人最初在界定“国际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也是把国际社会视为国际体系的一种表现形式^④。所以,

① 张小明:《英国学派还是英格兰学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78—80页。

② [英]赫德利·布尔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10—11页。

③ 这个看法来自亚当·沃尔森和巴里·布赞等人,参考:Adam Watson, *Hegemony &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④ 布尔在1967年7月给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写了一个备忘录,表达了自己对现代国际体系的理解。布尔在该备忘录中写道,有两种不同的“国际体系”概念。第一种“国际体系”概念,就是美国学派(American school)在分析国际关系的时候通常所说的“国际体系”,某些18世纪欧洲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卢梭,也是这样来使用“国际体系”这一概念的。在布尔看来,这里所说的“国际体系”是一系列国家相互作用与联系的“一种行为格局”(a pattern of behaviour)。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单位,虽然没有共同的目的、法律体系、外交程序或者维持均势的意识,但是可能构成一个体系。尽管政治集团之间只有战争,而没有其他的关系,它们只要是作为一个整体中互动的组成部分,就会构成一个体系。第二种“国际体系”概念,就是“国际社会”,即欧洲近代自然法学家普芬多夫(Pufendorf)、安西隆(Ancillon)、根茨(Gentz)、希儿伦(Heeren)以及19世纪初国际体系思想家所说的“国际体系”。这里所说的“国际社会”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联盟,它建立在国际体系的基础上,国家具有共同的身份或认同感,意识到需要依靠共同的制度来追求共同的目的。参见Hedley Bull, “Notes on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Meeting July 1967*, Martin Wight Papers, File 253, LSE Archives; 张小明著:《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笔者是这样来界定国际体系这个概念的:国际体系是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由一系列行为体所组成的、具有某种行为体排列结构和互动方式的集合体。也就是说,在我看来,国际体系的存在应该同时具备以下几个基本要素,即体系范围、体系单位、体系结构和体系进程。体系范围大致可以分为全球的、地区的和次地区的三大类(地区和次地区国际体系也可以统称为地区国际体系)。本书所要探讨的无疑是地区国际体系,也就是东亚地区国际体系。体系单位,也就是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其中国家行为体始终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单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国际体系也被称为国家体系。因此,本书在分析东亚国际体系变迁的时候,主要关注的自然是国家行为体,在相当程度上坚持“国家中心主义”原则,尽管也关注非国家行为的重要作用。然而,这里所说的国家,不只是指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现代主权国家,也包括非主权国家,即主权国家形成之前的各种国家形态,比如古代东亚的中国及其周边朝贡国家。体系结构,也就是国际体系行为体在相互交往中所形成的关系格局或者排列格局,它决定着单位在体系中的地位。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国际体系结构。从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还是不平等这个层面来理解,可以把国际体系结构分为非等级结构和等级结构。前一种结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政府结构,它属于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结构,即主权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后一种结构存在于主权国家产生之前的地区国际体系之中,比如古代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形成的朝贡体系,体系单位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平行的关系,而是不平等的、垂直的关系。从单位之间的权力对比(或者权力分布)这个层面来理解,体系的结构也可表现为单极、两极、多极等多种形式。在这个层面上,“极”成为一个关键概念,而所谓的极主要指的便是大国的数目,“无论它的缺陷是什么,极被充分确立为是理解国际权力结构的一种理论取向,也被确立为是有关世界政治的公共辩论中的一个社会事实”^①。有的学者如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就主要是从权力对比这个层面来界定和分析国际体系结构的。^② 体系进程指的是体系单位之间的互动模式和类型,特别是互动过程中所形成和得到遵守的各种行为规范与制度,包括国际法、外交、国际组织、均势原则等等。在任何一种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之间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互动关系,并且受到某些行为规范和制度的

① [英]巴里·布赞著:《美国与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31—32、46页。

②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约束。

上述国际体系的几个基本要素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始终处于变化过程之中,从而使得国际体系变迁成为一种常态。当然,某种要素(比如体系过程)变化相对快,某些要素(比如体系结构)变化相对慢。从国际体系范围或规模来看,国际体系是从孤立的、地区性国际体系逐步发展为相互依存的、全球性的国际体系的。^① 具体来说,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和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国际体系基本相互孤立或隔绝的地区国际体系,而今天的东亚国际体系已经成为全球性、高度相互依存的现代国际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从国际体系的单元或者行为体来看,这里所说的国际体系,不仅指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现代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际体系,也包括现代国家形成之前的国际体系,也就是说,笔者是从历史的视野来使用国际体系这个概念,而国际体系始终因为行为体的变化而处于演变的过程之中。在当今现代国际体系中,虽然主权国家一直是最主要的行为体,但国家的属性和数量是在发生变化的。不仅如此,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日益凸显。^②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国际体系是从非主权国家体系演变成主权国家体系的,尽管学者们对于国际体系中是否存在着某些一成不变的东西(或者“永恒的逻辑”)有很大争议。^③ 从国际体系结构层面的权力对比(或权力分布)来看,不管是在地区性国际体系,还是全球性国际体系中,都出现过所谓的“单极”、“两极”以及“多极”权力分布状态。但是对于哪种权力对比的国际体系结构比较稳定这个问题,学者们却有着很不相同的认识。^④ 此外,国际体系的进程,包括国家之间互动方式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也是国际体

①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主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② [美]拉西特、斯塔尔著:《世界政治》,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1—65页;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5th ed.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5), pp. 225—238。

③ 比如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经久未变的状态,而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则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相互建构起来的文化,而且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见[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另外,有关“永恒逻辑”的论述,见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5th ed., pp. 1—32。

④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143页;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p. 5—41。

系的重要内容,而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也是逐步建立、发展与变化的。^①

本书正是试图从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变迁及其和美国的关系这个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美国与东亚之间互动关系之历史进程。

历史进程

美国与东亚的关系,总是和东亚国际体系变迁相伴相随的。

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开启,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两种原先相互独立、性质不同的地区国际体系之间交往和冲突的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在18世纪末美国人来到东亚地区之前,美国已经成为发源于欧洲的现代国际体系(即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的一员,或者说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意味着现代国际体系从欧洲扩展到了北美,从欧洲国际体系演变成了西方国际体系。而此时的东亚则属于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体系,这种地区国际体系的性质和特征与发源于欧洲的现代国际体系截然不同。在当时的东亚地区国际体系中,尚不存在相互平等的主权国家,而且实际上,东亚的大多数国家长期以来和中国保持着不平等的朝贡关系。正因为如此,这个时候的东亚国际体系也被冠以“朝贡体系”的称呼。^②也就是说,东亚国际体系不是由独立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非等级制的无政府国家体系,而是一种不平等的、等级制的国家体系。这种独具特色的地区国际体系之形成,比现代国际体系要早得多,并且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性,维持秩序的主要行为规范是朝贡制度,其思想基础是儒家文化,物质基础是中国在东亚的超群实力地位。在西方殖民扩张的浪潮波及东亚地区之前,东西两种国际体系之间基本上是相互孤立的。然而,大约从1500年前后开始,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和西方现代国际体系的向外扩展,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体系面临着外来的巨大挑战与冲击,并且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渐走向瓦解。美国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中后起的一员,加入了西方国际体系冲击东亚朝贡体系这一历史进程。也就是说,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开启,可以被看做是现代国际体系冲击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① 有关国际制度的论述见〔英〕赫德利·布尔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

^② 〔美〕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147页。

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广州一直到19世纪末,正值西方列强对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进行猛烈冲击的时期。美国的商人、传教士以及军人充当了在东亚扩张和冲击东亚朝贡体系的重要力量^①,为美国在该地区获取商业利益、传播价值理念等目标而进行不懈努力,其中包括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然而总的来看,由于当时的美国尚属西方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尚未获得大国俱乐部成员的资格,所以在西方国际体系冲击东亚朝贡体系的历史进程中,美国只是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色(美国对日本的冲击是个例外),而且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前也没有在东亚占领领土和建立自己的殖民地。这一时期众多美国传教士在东亚传教、兴办西学等等,对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发展,也是东亚被逐渐纳入现代国际体系和美国塑造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过程。

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冲击之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体系走向瓦解,并逐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所取代。此后,东亚不再是作为单一的行为体,而是分裂为众多的行为体,而且这些行为体中的绝大多数在很长时间里却不享有现代主权国家的地位,而是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并为争取成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平等一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在东亚地区,暹罗(后更名泰国)和日本的情况有点例外。暹罗由于地处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缅甸之间,作为英法妥协的结果,它在西方国家主导东亚国际体系的时期,保持了独立国家的地位。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实现现代化,国力大大增强,并且很快成为和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还参与了侵略和奴役东亚邻国的过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瓦解之后,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也就演变为美国同当地各个行为体(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和独立国家)之间的交往,并且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美国逐渐成为东亚地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对该地区国际体系的塑造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从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美国在东亚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菲律宾,并且多次介入东亚地区的冲突之中。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加入了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这使得它成为东亚地区政治舞台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更成为影响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

^① Foster Rhea Dulles, *America in the Pacific: A Century of Expansion* (Cambridge, MA: The Riverside Press, 1938), p. 2;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revised edition (Chicago, Illinois: Imprint Publication, Inc., 1992), pp. 6—7, p. 16; [美]马士、宓亨利著:《远东国际关系史》,姚曾廑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的国家,这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所构筑起来的同盟体系一直维持到“冷战”结束之后。实际上,正如一个中国学者所说的,“东亚在地理上距离美国最遥远。但是东亚也是 19 世纪末至今美国在国外进行战争最多的地方——美西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其中除了太平洋战争是反侵略正义战争外,其余三场战争都属于美国侵略、干涉战争”^①。随着美国的崛起和日益深入地卷入东亚事务之中,美国 and 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变迁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或者说美国在东亚地区国际体系变迁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推动者或塑造者角色。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美国是东亚地区的“域外霸权”,即“外来的支配力量”^②。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此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可见的将来也难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无疑是塑造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变迁,反过来也对美国产生影响,这是美国与东亚互动关系发展进程的另一面。

从国际体系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历史上东亚大国的崛起,曾经严重挑战了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影响了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发展。在 20 世纪上半叶,日本在东亚的崛起,使得东亚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美日两国逐渐成为东亚国际舞台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最终导致 1941 年美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 20 世纪下半叶,苏联成为东亚国际舞台中的大国,并引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的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美苏在东亚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在当地所卷入的战争。冷战结束后不久,有日本人提出,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并且可以对美国说“不”。进入 21 世纪初,中国的“和平崛起”,也让一些美国人产生“中国威胁论”的偏见与焦虑。

从国际体系进程变迁的角度来看,冷战后方兴未艾的东亚地区多边主义发展,似乎正在挑战美国在东亚所构筑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从而可能影响美国与东亚关系发展的未来。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国际体系进程方面的变迁有一个特别令人瞩目的方面,就是本地区多边合作趋势的产生和强势发展。一些地区多边组织、论坛、会议等等地区多边合作形式,在本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等诸多领域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都已经不同程度地介入地区多边

^① 崔世亮:《美国理想主义与东亚》,《美国研究》1992 年第 2 期。

^② 王缉思、余万里、倪峰主编:《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8 年版,“前言”,第 1 页。

合作的进程中,其对外行为乃至国内的发展,都难以摆脱这一进程的影响。东亚地区多边合作,是东亚地区通过多边国际制度处理地区内事务的思想与实践,通常也被称为东亚地区主义(区域主义)或者东亚地区多边主义。这属于地区国际体系进程方面发生的变革,从根本上说,其宗旨是通过确立新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构建起一个新的地区秩序,其最高目标是建立起一个制度化的、有地区意识的地区共同体。东亚地区多边主义尚属于新生事物,其发展前景很不明朗,特别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障碍很多。这其中既有东亚国家之间相互不信任的因素,也有美国试图阻碍或影响东亚地区多边合作的原因。有的学者就因此提出东亚共同体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①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趋势的发展势头很强劲,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它很可能对未来美国与东亚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分析概念

本书有三个重要概念,除了前面讨论过的“国际体系”之外,还有“美国”和“东亚”。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与东亚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美国”与“东亚”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在发生着变化的,理解了这两个概念含义的变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了美国与东亚互动关系的变化。美国和东亚关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美国和东亚自身都发生重大变革的过程。

“美国”即“美利坚合众国”的简称,它是“世界主要大国中历史最短的”一个国家。^②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1775年发动独立战争,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1783年和英国签署《巴黎条约》,从而正式取得独立的地位,美国至今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尽管历史不长,美国却是世界上发展变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自从独立建国以后,美国在领土范围、综合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美国”这个概念从国家名称到国家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它一直是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一个行为体、国际法主体而存在着,但是美国的领土范围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地位却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美国独立后的领土扩张和“西进运动”,使得其领土范围由最初的13个州发展到51个州,成为一个濒临大西洋和太平洋、幅员辽阔的大国。与此

^① Amitav Acharya, “The Imagined Community of East Asia,” *Korea Observer*, Vol. 37, No. 3 (Autumn 2006), pp. 407—421.

^② 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卷,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页。

同时,美国也从一个后起的、年轻的西方国家,发展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世界强国之一,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跃而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更借冷战结束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伴随这种实力地位变化的,是美国对东亚地区国际体系变迁的推动力由弱到强的转变。不了解美国的上述变化,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当然,尽管美国一直在变化,从现代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发展到今天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但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或者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一员这个事实迄今并没有发生变化。

相对于美国来说,东亚的变化则更巨大。首先,“东亚”概念本身就是后来才有的。虽然东亚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自古就存在,并产生过一个独具特色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但是“东亚”概念和“远东”概念一样,本身便属于外来词语,是由欧洲人最早使用的。有人考证,一位欧洲学者在 1897 年出版的有关东亚美术史的书籍中首先使用了“东亚”概念,此后该概念开始流行开来。西方人所说的东亚和远东一般包括如下地区:东部西伯利亚、中国、蒙古、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①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东亚地理范围,它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部分。奥地利学者魏格林教授认为,“东亚”是欧洲人以距离远近为标准,在没有意识到不同国家之间巨大社会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对远东地区下的定义,并且错误地以为所有东亚国家都是建立在儒教文明的基础之上的。^② 在欧洲殖民扩张之前,东亚的主要国家确实属于儒家文明圈内,但从文明的角度上看,东亚已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后来这种多样性更为明显。而“东亚”这个概念却是在西方殖民扩张浪潮席卷本地区之后才出现的。今天,有人认为“东亚”难以抽象该地区的特征,因为文化上的多样性是该地区的一个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只有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地区,而没有文化意义上的东亚地区。笔者赞同很多学者对“东亚”地理范围的界定,本书所描述的东亚地区国家共有 16 个,即东北亚的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以及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东帝汶。^③

其次,东亚本身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大约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处于分散化和现代化过程之中。东亚作为一个地区国际体系,是从独立的朝贡体系(那时的东亚几乎等同于中国)发展到被纳入现代国家体系之中的,成为全球性

① [美]马士、宓亨利著:《远东国际关系史》,第 1—11 页。

② 贾子建:《东亚需要共同的话语——访奥地利学者魏格林》,《北京大学校报》2006 年 4 月 30 日,第 4 版。

③ Christopher M. Dent, *East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6.

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次体系(subsystem)。在现代国际体系扩展到东亚之前,中国人自视为世界的中心,对外部世界了解甚少,不可能有东亚概念的使用。从古代到近代西方挑战之前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皇帝宣称自己统治着所有文明的人类,坚持中华帝国是统一的,坚守中国比一切外国都优越的政治信念。因此,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指出的,“当清朝八旗军在18世纪把蒙古西部、新疆和西藏置于北京统治之下时,所谓统一无非意味着‘中华帝国’,事实上就是‘东亚帝国’(中国和亚洲腹地),这在很久以来是个战略单位,而今则成为一个政治单位了”^①。但是,随着发源于欧洲的现代国家体系向东亚扩展和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东亚很快就四分五裂了,从此不再是一个政治单位了。总体来说,东亚历史很古老,经历过从一个单位到分散化的历史变迁过程。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接受了“东亚”概念,并且试图以武力征服的方式把东亚重新塑造为一个政治单位(实际上是一个扩大的日本帝国),特别是“二战”期间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给当地的人民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二战”后,东亚国家成为现代国家体系的成员,受冷战这个大环境的影响,社会发展两极分化,加大了东亚的多样性。东亚的分散,意味着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美国与东亚各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不表现为美国与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东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在东亚的变迁和现代化过程中,美国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美国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美国与东亚关系的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美国对东亚施加了很大影响,当然东亚对美国的影响总体趋势是日益增大。

最后,冷战后的东亚似乎正处于重新塑造自我的过程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亚”正在从外来的概念变成代表地区意识和认同符号的本土概念。今天,“东亚”这个概念已经成为被本地区国家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概念了,这是地区意识正在形成的一种重要表现。实际上,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塑造一个新的东亚,即重新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政治单位和文化单位的东亚。因为随着东亚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该地区的自我意识在不断增强,开始了建设地区共同体的过程。东亚的高速经济发展使得有人惊呼“亚洲世纪”或“中国世纪”迟早会到来并取代“美国世纪”^②。尽管东亚一体化的阻力很大,前景难以预料,但是这个进程的确已经开始,也会不停地往前走。这是东亚地区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变革,虽然其前途难料,但是会对未来美国与东亚之间的关系产生很大的

① [美]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② 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 *Chasing the Sun: Rethinking East Asian Policy* (New York: The Century Foundation Press, 2006), p. 11.

影响。在全球化和区域化两种趋势并存的时代,东亚有重新成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地区,而非仅仅地理意义上的地区)的可能性。假如这种前景成为现实的话,那么它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也就是说,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将不再限于它和东亚各个行为体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且还可能包括它与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东亚地区的关系,类似于今天美国与欧盟的关系。

美国与东亚这两个概念的变化,也是美国和东亚相互认识不断深化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所以,本书要论述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分析美国人的东亚观和东亚人的美国观之演变过程。这是一个大而复杂的问题,这种相互认识观一直在发生着变化。美国是欧洲殖民扩张的产物,它根植于欧洲。但是,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东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人心目中东亚人的形象在发生着变化,比如中国人的形象和日本人的形象均非固定不变的。东亚人的美国观也在发生着变化。东亚人逐渐认识到美国是个移民和多样化国家,也是个民主国家和重宗教信仰的国家,后来它更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从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来看,美国似乎已经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恭顺”国家变成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傲慢”国家。今天的东亚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把自己同美国的关系看做是“重中之重”。与美国有着同盟关系的国家自然把同美国的关系放在自己对外关系中的首位,如日本和韩国。被美国称为“无赖国家”的朝鲜,虽然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但是依然追求同美国直接对话的目标。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一直是“大局”。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陪同他出访的一位国际问题专家曾问他,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①实际上今天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同美国已经形成了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与美国经济兴衰共命运。

分 析 层 次

美国和东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时间跨度很大的题目,很难在一本导论性的书中把它加以详尽论述。本书试图从以下层次来分析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以此理解美国与东亚国际体系变迁。

首先,是互动阶段的划定。从历史的纵向发展角度来看,美国与东亚关系

^① 袁明主编:《美国文化与社会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的历史大致呈现出几个发展阶段:缘起和初期发展的阶段;美西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冷战时期;冷战后时期。其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是,美国与东亚的往来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密切,乃至今天美国已经把自己视为亚太地区(包含东亚地区)的重要一员,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东亚,东亚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美国,双方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本书各章基本上是按这几个历史阶段来描述与分析美国与东亚关系发展进程的。

其次,是互动层面的确定。从双边关系内容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划分为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美国与东亚的政治关系,这主要指的是政府之间或者官方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经济关系,包括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非政府间的关系;第三个层面是文化关系,包括文化的交流、冲突与共存等内容,也主要是非政府间的关系。这三个层面基本上涵盖了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全部内容。学者们在讨论美国对东亚战略的时候,常常提到历史上美国在东亚追求三个目标,即安全、市场和民主^①,实际上这三个目标分别属于上述三种关系层面。但是,我们从这一角度来分析美国与东亚的关系时会遇到一个难题,即难以理清这三个层面之间那种既相对独立又密不可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再次,是互动对象的选择。在东亚朝贡体系瓦解之后,东亚不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体,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实际上是美国同东亚不同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美国对东亚国际体系的塑造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它对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的影响上。从地区或者国别分析的角度来看,美国与东亚的关系还可以细分为美国与中国、美国与日本、美国与朝鲜半岛、美国与东南亚关系等诸多方面。“东亚”是一个很大、很广的概念,它在国际关系中尚未成为一个单一的单位或者行为体,东亚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笼统的分析美国与整个东亚的关系,而不去考察美国与东亚各个地区或者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和准确地把握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复杂性,也无法理解美国对东亚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

最后,对互动模式的判断。从双边关系的发展模式或者格局来看,美国与东亚之间的关系似乎呈现出某种模式。一些学者就认为,美国与东亚的关系表现为“冲击—反应”的模式,也就是说,美国是冲击一方或者主动一方,而东亚则是反应一方或被动一方。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就是

^① Robert C. Sutter,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Challenges for U. S. Polic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92), p. 15.